

# 八分之一美国人靠“粮票”生活

食品券是美国政府为救济低收入者而免费发放的食品兑换凭证,被美国人视为“粮票”,每年都有美国人使用它。然而在现今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使用人数创下新高。

政府最新数据表明,领取政府食品券来购买食品的美国人数量2009年创下历史纪录,达到3150万人,比前一年上升了17%,超过了2005年11月的2985万人的高峰水平,当时是由于卡特里娜飓风的受害者领取紧急福利而造成人数上升。现在的数字说明,经济虽有好转,但仍处“寒冬”期,不少美国人都盼望,今年经济能回暖。

## 没有它,孩子就要饿肚子

莎拉和蒂龙2009年年初的时候还可以有7万美元的年收入。莎拉卖健康保险,蒂龙在一家空调公司工作。然而莎拉在春天失业了,几个月后蒂龙也下岗了。他们共同拥有一份失业证明,3个孩子,其中一个还因营养不良患上了神经紊乱疾病。

他们每两周去蒂龙母亲那“蹭”一次饭。他们把珠宝典当了,莎拉去刷盘子,蒂龙给她打下手。他们的挫败感终于在一天晚上被一盘豆子引爆,他们指责对方,全家唯一可以吃的东西就剩下一盘豆子。

莎拉说:“我们当时都暴跳如雷,人饿着肚子的时候更容易被激怒。”

如今,“粮票”帮助他们的家庭收入达到每月623美元,蒂龙开始打各种零工。他说:“我以前一直觉得接受公共福利的人很懒惰,但现在它帮助我养活我的孩子们。”

## 食品券补上了缺口

电工德森的工作地点离家有段距离,如今他的油费翻了一番,

食品价格去年涨了不少,他的健康保险费也增加了。算上200美元的加班费,德森一家每月的生活花销还是多了400美元,好在“粮票”补上了这个缺口。

像许多新享受到这项福利的人一样,德森说虽然有人批评这个计划,但他并不认同。“粮票”计划帮助德森家还能吃到水果、蔬菜、面包和肉。

“有些人选择不结婚,那样他们就可以申请补贴”。但德森是个已婚人士,有自己的工作和房子。他说,“我不会用政府的钱去买咖啡或苏打水那样的奢侈品,对我而言,那样做良心不安。”每个月当新福利打进卡里时,食品商店都会出现人山人海的午夜购物者。政策分析家认为,这显示出福利受益者的渴求。

## 终于有了像样的晚餐

沃德洛夫人失业前在养老院工作,她丢了工作后没多久,沃德洛先生也失去了从事9年的建筑工作,随后艰难的生活到来:交不起电费、电力公司威胁断电,正餐吃鸡蛋面、从慈善组织领取肥皂……

32岁的沃德洛先生身材魁梧、对人友好。他说自己后来在一家信封厂打工,由于沃德洛夫人仍然没找到工作,他们已经有两个月没交上房租了。每个月429美元的“粮票”填补了拖欠的房租,还让周末的餐桌上偶尔能出现烧烤。

沃德洛夫人说:“我上周末刚吃了烧烤,真是顿不错的晚餐。”这让她想起来自己失去的东西,也提醒了她所希望重新获得的生活。“我一度以为我们又是中产阶级了,我希望吃那样美味的晚餐。”

## 1/8民众、1/4儿童依赖“粮票”

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两位数,而且还有可能继续增加,一些政府部门估计,大约有超过1600万符合资格的美国人无法获得食品券,这严重影响美国人的生活,也影响到商家的利益。

据路透社报道,根据最新调查,8个美国人中大约有1个人依靠福利券购买食品,1/4儿童靠此果腹。现在,美国的失业人口重新就业需要等待的时间越来越长,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食品券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对接收“粮票”的商店也非常重要。

## 去年有550亿食品券被抵用

2009年零售商的电子福利交易(EBT)上升了53%。EBT包括食品券和其他政府福利,例如对有需要的家庭实行暂时现金援助以及产妇的食品援助等。

在2009财政年中,总共有193753个美国零售业者接受食品券,比过去要多17%。美国农业部副部长凯文说,对于一些零售连锁商来说,这要占到他们利润的10%到12%。在那些贫困程度较高的地

方,这个数字可能要更高。

很多接受食品券的人都是收入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相当于年收入低于2.2万亿美元的4口之家。今年很多开始领取食品券的都是一些贫困工薪家庭。2009年有550亿美元食品券被抵用,而2008年这个数字是370亿美元,2007年这个数字是310亿美元。

美国农业部预计2010财政年使用的食品券将达到640亿,其中有60亿来自经济刺激计划,这要比2009年高14%。

## 食品券计划曾大受批评

自从2007年12月经济开始衰退以来,关于食品券的整个理念都发生了变化。28%的黑人、15%的拉美裔和8%的白人接受了救助,每人平均每月享受130美元的福利。

一些人认为食品券计划是美国社会保障计划中“最有讽刺意义的项目之一”。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罗伯特说:“食品券福利对接受者的工作和婚姻都没有好处,食品券的发放标准应该像现金福利那样严格,包含对工作的要求。”食品券计划是“老古董”,会重复所有因贫困爆发战争的错误。”

还有人认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食品券计划起到了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也对美国经济和财政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影响。它不失为政府调节的一个杠杆,但支付食品券费用的有增无减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不过总体来说,随着计划的推行,持反对意见的官员逐渐减少。

## 美式“粮票”历史悠久

美国首创的食品券计划始于

1939年5月16日。当时在计划实施的4年中,一次性或多次性受惠的美国人累计达到2000万人次,覆盖了美国近一半的县(郡),总计耗资2.62亿美元。最高峰时,食品券计划同时资助了400万人。

1943年春,食品券计划暂时被中止。18年后,食品券计划再次开始实施,有人提议为其立法。

1964年,约翰逊总统提请国会通过对食品券计划进行永久性立法,同年4月,法案最终被国会通过,同年8月正式生效施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粮票”计划遭遇了最强烈的反对和抵制,有人批评其是现金福利,几年中申领人数暴跌。随后克林顿开始将这一计划作为帮助贫困劳动者的一项内容广泛推行,布什政府进一步扩大了成果,奥巴马也继承了该计划。2008年10月1日,美国政府将粮票计划正式更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食品券以前是纸券形式,现在多为电子卡系统。政府每月把钱打入卡里,持卡者在商店只能购买面包、蔬菜、肉类等食品,而不能用于烟酒等其他生活用品的消费。只要是符合低收入标准的美国公民,就可以向政府申请食品券。

根据联邦政府规定,月收入必须低于贫困线130%之下。或者在2010年,一个三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3800美元。

不同的州领取此援助的比率也不甚相同,在2006年,密苏里州是93%,加州是48%。这并不能完全用经济发达与否和人口地理统计学的因素来解释。

据《北京晚报》

# 月薪200元,却照顾20多孤老十年

一个月200元钱,还要照顾20多名孤寡老人,这样的差事谁愿意干?

谁知,这事还真有人干,而且他一干就是十年。正当这些孤寡老人在他这个孝顺“儿子”的照顾下过上舒坦日子时,他却不幸患上绝症。

他本想撑到2010年,但最终没能看到新年的曙光,他于2009年12月30日离世。

他,就是被称为“傻儿”院长的重庆长寿区称沱福利院院长陈章元。

## “傻儿”院长走了

2009年12月30日,细雨淅淅,浓雾笼罩。在长寿区洪湖镇梯子村陈章元家,猛然传来一阵哭声。陈章元走了,带着他对那群孤老的挂念和担心,永远闭上双眼。

陈章元走得很安详,该安排的后事,他早已跟家人交代好了。除了叮嘱小女儿要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读书外,更是反复叮嘱家人:自己过世后不要告诉那些孤老,因为他担心他们太难过;还要求家人经常去关心那群孤老……

但敬老院还是有几位老人在街上听说陈章元过世的消息,相互搀扶着赶到陈家,要看陈章元最后一眼。“章元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你不是说要给我过生日的嘛……”98岁的贺发田老人忍不住大哭起来。

“章元啊,你走了,以后变天,哪个来提醒我加衣服哟?”刘昌国老人看着陈章元的遗体,久久不愿离去。

“陈院长,这些年你为我们太操劳,太辛苦,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了……”68岁的陈孝年老人话没说完,泪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掉。

妻子刘翠兰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对陈章元说:“你交代的事,我都记清楚了,敬老院的老人们,我会经常去看的。你就放心去吧。”

## “被逼”当上院长

55岁的陈章元,生前是洪湖、称沱两个福利院的院长,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他有个外号,叫“傻儿”院长。

1999年,称沱福利院前任院长即将退休,却寻不到接班人。且不说照顾一群体弱多病的老人需要费心费力,就是那区区200元的月薪,也让很多村民嗤之以鼻:“200元?还不如我在家养头猪划算。哪个去当院长,哪个就是‘傻儿’。”

无人接招,称沱镇民政办主任刘国治找到陈章元。因曾住在梯子村多年,他对陈章元很熟悉,认为他是最佳人选——为人随和,有耐心,有爱心。“老陈哪,你去当福利院院长要得不?”

“怕是要不得哟!你看我屋头两个娃娃在读书——”200元的月薪,知道敬老院底细的陈章元当即婉拒。

“现在都还没得人愿意去,那些老人咋办哟?”刘主任猛吸了几口烟,沉思良久后,几乎央求他:“老陈,这样吧,你先帮忙干段时间,就算卖我个人情,等我找到接班人,就来换你。好不好?”

“我再想想吧。”陈章元心里清楚,这个接班人不是一时半会儿找得到的。妻子刘翠兰也极力反

对:“不能去,随便在哪里找点活都比这个强。”

周围邻居也是反对声一片:“一个月才200元,这个哪有搞头哦?”但福利院急需人接手的消息,也一再传进他耳朵。

后来,经过刘主任和村支书雷现泉“三顾茅庐”,陈章元终于“被逼”当了个“傻儿”院长。

他这一干,就是十年。

## 成为孝顺“儿子”

刚到称沱福利院,陈章元就被吓住了——整个福利院又脏又乱,浓痰纸屑到处都是,老人们一个个穿得脏兮兮的,头发蓬乱,而房间里更是散发着阵阵怪味……除了院长,福利院再无其他工作人员。买菜做饭、打扫卫生,都得他自己动手。

“这么脏,这么多事情,你哪里做得完?算了罢。”妻子刘翠兰试图劝丈夫放手。

“既然答应了别人,先干着再说。”陈章元决心好好整顿一下福利院。

没有工作人员,他就带着家人和几个身体硬朗点的老人,对福利院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随后,他又制定了一套卫生管理制度:不准随地吐痰,勤换衣服勤洗澡……

规矩有了,可没几个人愿意按章办事——打扫干净的房间很快恢复原状。老人不能责骂,他就挨个上门劝说,更多的时候是哄。为了给老人省钱改善伙食,他把福利院附近的荒地开辟成菜园。这样,蔬菜钱省下了,就用来买菜,给老人补充营养。

“陈院长来了后,我们的生活彻底变了个样儿。”60岁的张贤树在敬老院呆了14年。他说,陈章元不仅让福利院的卫生条件大

改观,还改善了伙食,添置了很多东西,如活动室、桌子、象棋等。

然而,他真正俘获老人内心的,还是一次次在老人们病床前的守候。63岁的吕银生老人说:“要是没有他的照顾,我坟上的茅草都黄了几秋。”原来,老人因高血压半夜昏倒在厕所,不省人事。陈章元查房时发现后,赶紧背着老人往医院跑。68岁的陈孝年说,2001年自己生病卧床多日,陈章元一直守在他床边,给他端茶送饭、倒屎倒尿……

慢慢地,陈章元和老人们形影不离。“都是些无儿无女的老人,可能是我为他们操心多了,感情就越来越深了。”2009年12月初记者采访陈章元时,他这样说。而老人们呢,每天一会没看到他,就慌忙四处去找。有一次,他到主城给小女儿开家长会,一位老人在福利院没找到他,就拄着拐杖跑到街上喊着他的名字,找了大半天。“回来听说这件事,当时就一阵心痛”。

福利院顾上了,家里却没精力管了——所有重担都压在妻子刘翠兰肩上。为了供孩子读书,她除了下田干活,每年都要喂五六头猪。了解丈夫一根筋的个性,刘翠兰除了支持,也不再说什么。

陈章元说其实他也曾多次动摇过,尤其是看到别人家的房子越盖越新,而自家的房子却越来越破,就想辞职和其他村民一样外出打工、挣钱养家。但每次看到老人们四处搜寻他的眼神,辞职的念头就迅速瓦解。

## 放心不下老人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陈章元老老是感到胸部疼痛,因福利院事情多,一直拖着没去检查。直到2008年10月,病情加重,他到医

院一检查,才知患了肺癌,晚期。

从医院回来,陈章元怕老人们担心,要求家人隐瞒病情。他一边接受化疗,一边坚持上班。不久,洪湖镇政府考虑到陈章元家庭困难,又把洪湖福利院交给他管理,月工资涨到600元。于是,他成了两家福利院的院长,工作压力更大了。

担心他吃不消,家人一再阻止他去上班。一向脾气温和的陈章元怒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在福利院。”

2009年8月,陈章元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已扩散到骨骼里,每天靠打杜冷丁止痛。10月20日上午,陈章元支撑不住,倒在福利院。

得知他的病情,老人们都哭了。接下来的日子,老人每天都为陈章元默默祈祷。他们纷纷拿出每个月仅有的10元零花钱,买鸡蛋、买水果,相互搀扶着去看望他们共同的“儿子”。

“章元啊,你不能倒下啊!你倒了,我们怎么办哪?”、“老天爷,用我的命跟章元交换,他还年轻……”很多老人如此乞求上苍。

大女儿陈晓芳介绍,父亲去世前说过,家里欠债六七万、小女儿即将考大学,他都不担心,“物质问题,总会想到解决的办法”。

他唯一放不下心的就是那些老人——樊长江脾气不好,要多将就;王德兰智力有点问题,随时要照看;喻德修身体不好,查房时要留心……

“章元,你就安心地去吧,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这两天陆续前来给陈章元送行的老人们,稳定了悲恸情绪后,无不在陈章元面前“保证”。

新任的敬老院院长陈永强说,自己会尽心尽力照顾这群老人,让陈章元安息。

据《重庆晚报》